

列夫·托爾斯泰著

哈澤·穆拉特



作 家 出 版 社

列夫·托爾斯泰著

哈澤·穆拉特

劉 遼 逸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書號 31

字數 111000

哈澤·穆拉特

著者 列夫·托爾斯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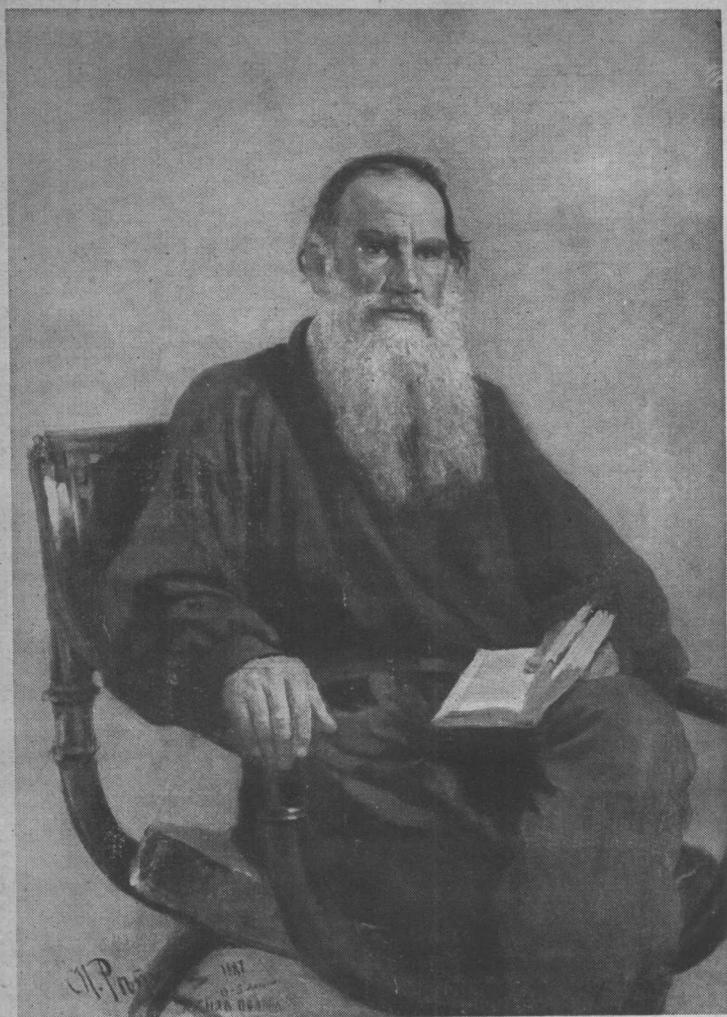
譯者 劉 · 遠 · 逸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京 1—15000
定價6,300元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作者畫像

列賓作

C.A.E.P. /ob

Л. ГОЛСТОЙ
ХАДЖИ-МУРАТ

據 Л. ТОЛСТОЙ: РАССКАЗЫ ХАДЖИ-МУРАТ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譯出。插圖係 Ж. АРХИПОВ 作, 據 Л. ТОЛСТОЙ: ИЗБРАННЫЕ РАССКАЗЫ И ПОВЕСТИ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複製。

內 容 說 明

本書是列夫·托爾斯泰的重要作品之一。作者通過哈澤·穆拉特個人的悲劇, 表現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俄國社會的面貌。作者在這部小說中用諷刺的手法暴露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暴政以及當時上流社會虛偽墮落的生活; 同時還描寫了另一專制政體的代表——達格斯坦少數民族的統治者沙米里。在整個作品中, 托爾斯泰以極大的同情描繪了這兩個暴君統治下的普通人民的形象。

我穿過田野回家。正是仲夏時節。草地已經割過了，黑麥剛要動手收割。

這季節正是百花齊放：紅的、白的、粉紅的、芬芳而且毛茸茸的三葉草花；傲慢的延命菊花；乳白的、花蕊黃橙橙的、濃郁襲人的「愛不愛」花^①；甜蜜蜜的山芥花；亭亭玉立的、鬱金香形狀的、淡紫的和白色的風輪草花；匍匐纏繞的豌豆花；黃的、紅的、粉紅的、淡紫的玲瓏的山蘿蔔花；微徵有點紅暈的茸毛、和微徵有點愉快香味的車前草花；在青春時代向着太陽發着青輝的、傍晚即進入暮年、變得又藍又紅的矢車菊花；以及那嬌嫩的、有點杏仁味的、立即就衰萎的菟絲子花。

我採了一大束各種的花朵走回家去，這時，我看見溝裏有一朵異樣深紅的，盛開着的牛蒡花，我們那裏管它叫「韃靼花」。割草人竭力避免割它，如果偶爾割掉一棵，割草人怕它刺手，總是把它從草堆裏扔出去。我忽然想要折下這枝牛蒡花把它放在花束當中。我走下溝去，把一隻鑽到花蕊中間，在那兒正睡得甜蜜蜜懶洋洋的馬蜂趕走，就開始折花了。然而這却是非常困難的：且不说花梗四面八方地刺人，甚至刺透我用來裹手的手巾，——它並且是這樣驚人的堅韌，我得一絲絲地把纖維劈開，差不多同它搏鬥了五分鐘的光景。末了，我把那朵花折了下來，這時花梗已經破碎不堪，並且花朵也已經不那麼新鮮美麗了。此外，由於它的粗獷和不馴，同花束中嬌嫩的花朵也不諧調。我

①「愛不愛」花是俄國姑娘喜歡用來算愛情的甘菊。算的方法是：一瓣瓣地掐一朵花，一面口中唸着：「愛，不愛。」

掐到最後一瓣，正好唸到「愛」字，即是對方愛她，反之，則不愛。——譯者註。

惋惜我白糟蹋了一枝花，它本來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的，於是把它扔掉了。「然而生命是多麼富於精力和力量呵，」我回憶折花時所費的氣力，想道。「它是如何努力地防衛着，並且高價地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呵。」

往家去的道路，是在休耕的、剛剛犁過的黑土的田地中間穿過的。我沿着滿是塵土的黑土路爬坡走着。犁過的田地是地主的，非常廣大，道路兩旁和前面斜坡上，除了黑色的、犁得均勻的、還沒有耙過的休耕地之外，什麼都看不到。犁得很好，整個田地裏連一棵小植物、一棵小草都不見，全是黑色的。「人是一種多麼善於破壞的殘酷的動物呵，爲了維護自己的生命，他毀滅了多少種動物、植物。」我一面想，一面不由地在這片淨光的黑土地裏找尋活的東西。在我前面道路的右邊，發現一棵灌木。當我走近了的時候，我認出這棵灌木仍然是「韃靼花」，跟我徒然把它的花折下並且扔掉的那個一樣。

這棵「韃靼花」有三個枝杈。其中一枝已經斷掉了，殘枝像砍斷的胳膊突出着。另外兩枝每枝都有一朵花。這兩朵花原是紅的，現在却變黑了。一枝是斷的，斷枝頭上帶着一朵沾了泥的花搭拉着；另一枝也塗抹了黑泥，但仍然向上挺着。看樣子，整棵灌木會被車壓過，過後才抬起頭來的，因此它歪着身子站着，但總算站起來了。就好像從它身上撕下一塊肉，取出五臟，砍掉一隻胳膊，挖去一隻眼睛，但它仍然站了起來，對那消滅了它周圍弟兄們的人，決不低頭。

「好大的精力！」我想到，「人戰勝了一切，毀滅了成百萬的草芥，而這一棵却依然不屈服。」於是我想起了一個年代久遠的高加索的故事，它的一部分是我看見的，一部分是從目擊者那裏聽來的，一部分是我想像的。這個故事在我的回憶和想像中是怎樣形成的，就怎樣寫出來吧。

一

這事發生在一八五一年底。

一個寒冷的十一月的夜晚，哈澤·穆拉特騎着馬走進一座瀰漫着芬芳的牛糞炊煙的^①，沒有歸順的柴欽人的馬赫凱特村。

寺院司儀的緊張歌聲剛剛沉寂下去，在混和着牛糞煙味的潔淨的山地空氣中，從那些分散在擠得像蜂窩似的村舍之間的牛羊哞哞的叫聲中，可以清晰地聽見正在爭吵的男人的粗重的喉音和由山下泉水邊傳來的婦女和小孩的聲音。

哈澤·穆拉特是沙米里^②部下一個功勳炫赫的州長，他每次出行照例是打着自己的旗號，數十個表演着馬術的繆里德^③在他前後伴隨着。現在，他却用風帽和斗篷裹得嚴嚴緊緊的，步槍在斗篷下面凸出着，隨行的只有一個繆里德，他盡可能地不讓人家注意，小心翼翼地用他那靈活的黑眼睛注視路上所遇見的老百姓的面孔。

① 高加索一帶有些少數民族用曬乾的牛馬糞餅子當作燃料。——譯者註。

② 十九世紀前半期，沙米里 (Shamir, 一七九七—一八七一年) 在高加索山地各少數回教民族中間組織繆里德，發動「聖戰」(突厥語爲「哈贊瓦特」，即反對非回教的戰爭) 反對俄國。這表面上似乎是一種民族獨立運動，而實際上却是爲土耳其皇帝的利益而服務的。沙米里就是土耳其的傀儡，而土耳其背後的指使人却是英國。——譯者註。

③ 繆里德是回教中一種宗派的信徒，他們對自己的師父——「繆里德」——無條件地服從。——譯者註。

哈澤·穆拉特到了村子中間，他不走那通往廣場的大街，却向左轉入一條狹窄的巷子裏。走到巷子裏第二家，在山腰間挖成的土屋前面，他四下裏望了望，就停住了。廊簷下沒有一個人影，可是在屋頂上，在剛用粘土泥過的煙囪後面，躺着一個蓋着皮大衣的人。哈澤·穆拉特用鞭子把戳了戳那個睡在屋頂上的人，並且用舌頭彈了一個響。一個老人從大衣底下抬起身來，他戴着睡帽，穿着油光光的破舊半截棉袍。老人的眼睛沒有睫毛，發紅而濕潤；他不住地眨着眼，想把眼睛睜開。哈澤·穆拉特說了一句「謝梁 阿列孔」照例問候的話之後，就把臉露出來了。

「阿列孔 謝梁」，老頭子認出是哈澤·穆拉特，沒有牙齒的嘴巴微笑着說，於是用兩條精瘦的細腿站了起來，兩隻腳放進擺在煙囪旁邊的木後跟的鞋子裏。穿好了鞋子，他不慌不忙地把手伸進一件纏纏巴巴的光板皮大衣的袖筒裏，從屋後靠在屋頂的梯子上走下來。老頭子一邊穿衣裳，一邊下梯子，那長在打皺的、晒黑了的、細長的脖頸上的腦袋不住搖晃着，沒有牙齒的嘴巴不住地唸叨着什麼。下到地上，他慇懃地牽過哈澤·穆拉特的馬韁繩和右邊的馬鐙子，但是敏捷茁壯的哈澤·穆拉特的繆里德，很快就下了馬，把老頭子推開，代替他做這件事。

哈澤·穆拉特下了馬，微微地擱着腿，走到廊簷下面。從門裏迎面跑出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小孩子，一對黑得像熟透了的莓子似的亮晶晶的眼睛驚奇地町視着來者。

「跑到寺院裏去叫你父親，」老頭子吩咐他說，一邊跑到哈澤·穆拉特的前面，替他把那軋軋作響的土屋的門推開。哈澤·穆拉特一走進去，就有一個穿青褲子的、黃襯裙外罩紅棉襖的纖瘦的中年婦人拿着坐墊子從裏屋走出來。

「歡迎你的光臨，」她說道，一面彎下腰去，把坐墊子放在外屋的牆邊給客人坐。

「祝你的兒子們長命百歲，」哈澤·穆拉特回答道，一面把斗篷、步槍和長刀取下來交給老頭子。

老頭子小心地把槍和刀掛在主人的武器旁邊，武器兩旁掛着兩面大盆，在那泥得光滑的而且刷得雪白的牆上閃閃發光。哈澤·穆拉特整一整背後的手槍，走到那個婦人安放的坐墊子跟前，攏緊了柴爾凱斯加^①，坐到墊子上。老頭子跪坐在自己的赤裸的腳後跟上，閉上眼睛，手心朝天舉起兩手。哈澤·穆拉特也照樣做了。然後他們倆一齊唸着禱詞，兩手抹過自己的面龐，抹到鬍鬚末端便合起掌來。

「涅 哈巴爾？」哈澤·穆拉特向老頭子問道，意思是說：有什麼消息？

「哈巴爾 遙克（沒有消息），」老頭子回答道。他那發紅的、沒有生氣的眼睛，不看哈澤·穆拉特的臉，而是看着他的胸脯。「我住在養蜂場裏，今天剛到這兒瞧看兒子。他都知道。」

哈澤·穆拉特明白老頭子不願意說出他所知道的，並且是哈澤·穆拉特所需要知道的那件事，於是就微微地點一點頭，不再問什麼。

「好消息一點都沒有，」老頭子開口了。「有消息，不過是兔子們老是開會，商量怎樣驅逐老鷹。而老鷹呢，今天抓這個，明天抓那個。上星期俄羅斯的狗在米其茨基村放火燒乾草垛，你給我撕碎

① 高加索回民的土屋頂是平的，可以在上面睡覺。——譯者註。

② 突厥語，是問好的意思。——原註。

③ 突厥語，是回答問好的意思。——原註。

④ 柴爾凱斯加是高加索少數民族柴爾凱斯人穿的一種上衣。——譯者註。

他們的臉，」老頭子兇狠地啞着嗓子說道。

哈澤·穆拉特的繆里德進來了，他那有力的兩腿邁開大步在屋裏土地上無聲地走着，也像哈澤·穆拉特一樣，取下斗篷、步槍和長刀，身上僅留着短劍和手槍，自己把這些東西掛在哈澤·穆拉特掛武器的那些釘子上。

「他是誰？」老頭子指着進來的人，問哈澤·穆拉特。

「我的繆里德，他的名字叫艾達爾，」哈澤·穆拉特說道。

「好的，」老頭子說道，指着哈澤·穆拉特身旁的氈子讓他坐下。

艾達爾坐了下來，盤着腿，他默默地把自己的一雙美麗的羊眼睛注視着正在談話的老頭子。老頭子講他們的弟兄們上星期捉住兩個俄國兵，打死了一個，另一個送到衛津諾村沙米里那裏。哈澤·穆拉特心不在焉地聽着，一邊瞅住門，細聽外面的動靜。在土屋前面的廊簷底下有腳步聲，門吱扭一聲打開了，主人走了進來。

土屋的主人名叫薩道，四十歲上下的年紀，一撮小鬍鬚，長鼻梁，眼睛也同那十五歲的小孩子——他兒子的一樣黑，雖然沒有那麼亮；這小孩子也跟着他的父親一同跑進土屋來了，靠着門坐下。主人在門口脫掉木鞋，把磨光了的舊皮帽推到好久沒有剃、長滿了黑頭髮的腦袋後面，立刻就坐在哈澤·穆拉特的對面蹲了下來。

他也同老頭子一樣，閉上眼睛，手心向上，雙手捧起，唸了禱詞，兩隻手抹過了臉，這才說話。他說沙米里有命令叫攔截哈澤·穆拉特，活捉或是打死，沙米里的差人昨天才離開這裏；又說老百姓不敢違抗沙米里，所以要當心才是。

「在我家裏，」薩道說，「只要我活着一天，沒有人會惹我的庫納克^①的。然而在野外會怎樣？這是要想一想的。」

哈澤·穆拉特凝神地聽着，並且附和地點着頭。等薩道說完了話，他說：

「好的，現在要派人帶信到俄國人那兒去。我的繆里德可以去，不過要有一個嚮導。」

「我打發我的弟弟巴塔去，」薩道說。「去叫巴塔去，」他對兒子說。

小孩子彷彿坐在彈簧上似的，跳起敏捷的腿，摔開兩隻手，很快地走出了土屋。約莫十分鐘後，他同着一個柴欽人轉了回來，這人的皮膚晒得漆黑，青筋繃起，短腿，身上穿的柴爾凱斯加開了縫，袖子破了邊，靴筒子搭拉着。哈澤·穆拉特同新進來的人問過好，不浪費多餘的話，立刻說道：

「你可以領我的繆里德到俄國人那裏去嗎？」

「可以，」巴塔愉快地答道，「一切都辦得到。除了我，沒有一個柴欽人能走得過去。讓別人去的話，一切都滿口答應，但結果什麼都做不到。可是我能。」

「好的，」哈澤·穆拉特說。「給你三個盧布的酬勞，」哈澤·穆拉特伸出三個指頭說道。

巴塔點點頭表示他已經明白，但又加添說，他並不稀罕錢，而是誠心誠意替哈澤·穆拉特服務。山上的人都知道哈澤·穆拉特怎樣打過俄羅斯的豬獠們的。

「好的，」哈澤·穆拉特說。「繩是長的好，話是短的好。」

「好，我就閉住嘴，」巴塔說。

① 突厥語，意即「客人」或「朋友」。——原註。

「阿爾供河轉彎的地方，峭壁對面，樹林中有一塊空曠草地，有兩堆乾草垛；你知道嗎？」

「知道。」

「那兒有我的三個騎兵在等着我，」哈澤·穆拉特說。

「阿尹雅○，」巴塔點着頭說道。

「你問汗——馬高馬。汗——馬高馬知道做什麼和說什麼。把他領到俄國的長官瓦朗曹夫公爵那裏。能領到麼？」

「領得到。」

「領了去再領回來。能辦到嗎？」

「辦得到。」

「領了去，然後回到那樹林子裏，我就到那兒等着。」

「一切都能做到，」巴塔說道，一面站了起來，兩隻手貼近胸口，走了出去。

「還要派一個人到格黑村○去，」巴塔走後，哈澤·穆拉特對主人說。「在格黑村需要這樣子，」他握着胸前一個子彈囊，正想說話，忽然看見兩個女人走進土屋裏來，他立刻放下手來，不再說下去。

一個是薩道的妻子，就是那個放坐墊子的瘦瘦的中年婦人。另一個是非常年輕的女孩子，穿着紅褲子，綠上衣，銀幣綴成的胸簾遮滿了胸脯。在她兩肩之間，瘦瘦的背後拖着一條不長的、然而又粗又硬的黑辮子，辮梢繫着一個銀盧布；像她父親和弟弟一樣，黑得像莓子似的眼睛，在年輕的、竭力裝着嚴肅的臉上愉快地閃光。她不朝着客人們張望，但是有客人在那裏，顯然她是感覺到的。

薩道的妻子拿進來一個矮矮的小圓桌，上面放着茶、餃子、油煎餅、乾酪、玉蜀黍餅（一種很薄的饅頭）和蜂蜜。女孩子拿着盆、水壺和手巾。

女人們穿着軟軟的平底紅鞋靜靜無聲地走着，把拿來的東西擺在客人面前，——在這當兒，哈澤·穆拉特和薩道都沉默着，而艾達爾老是用他那對羊眼睛注視着盤着的腿，像石膏像似的一動不動。當女人們走了出去，她們的軟軟的脚步聲在門外沉寂下去之後，艾達爾才鬆了口氣，哈澤·穆拉特這才從胸前取出一個子彈囊，從這囊裏拿出一顆子彈，又從子彈底下拿出一封捲成小筒筒的字條。

「把這交給我的兒子。」他說道。

「回信送到哪裏？」薩道問道。

「送給你，你再送給我。」

「辦得到。」薩道說道，一面把字條接過來放到自己胸前的子彈囊裏。然後，他拿起水壺，把盆移到哈澤·穆拉特面前。哈澤·穆拉特把袖子捲到筋肉凸出的白手腕上，兩手伸到薩道正從壺裏倒出來的冰冷而透明的水流底下。用清潔的粗布巾擦過手後，哈澤·穆拉特就移坐到食物跟前。艾達爾也同樣地做了。當客人吃飯時，薩道坐在他們對面，再三地道謝他的拜訪。坐在門口的小孩子，光閃閃的黑眼睛老是盯着哈澤·穆拉特，微笑着，好像用這種微笑來證實父親的話。

① 突厥語，意即「是的」。——原註。

② 格黑村位於柴欽區中部，周圍皆是樹林。——譯者註。

雖然哈澤·穆拉特一晝夜多沒吃東西，但他僅僅吃了不多的饅、乳酪，又從短劍底下抽出一把小刀，挖了點蜜抹在饅上。

「我們的蜜蜂很好。今年的蜜，比起往年又多又好，」老頭子說道，看樣子他很滿意哈澤·穆拉特吃了他的蜜。

「謝謝，」哈澤·穆拉特說道，就離開了飯桌。

艾達爾本來還想吃，但是他也像他的繆里師德一樣，離開了飯桌，拿起盆和水壺遞給哈澤·穆拉特。

薩道知道，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險接待哈澤·穆拉特的，因為自從沙米里同哈澤·穆拉特決裂後，曾經通告所有柴欽的居民，以極刑威嚇他們不准收留哈澤·穆拉特。村民隨時都會知道哈澤·穆拉特住在他的家中，並且可能要求他交出。但是這不僅不能使薩道發慌，而且使他高興。薩道認為保護這位客人是他的義務，雖然這需要拚出他的性命；他並且因為做了應當做的事而自喜、自豪。

「只要你住在我家，我的頭還長在我的肩膀上，就沒人敢來惹你。」他對哈澤·穆拉特反覆地說。

哈澤·穆拉特看了看他的放光的眼睛，明白這是實話，帶着幾分莊嚴地說道：

「祝你快樂而且長壽。」

薩道默默地把手貼到胸前，對這句吉利話表示感激。

薩道關上窗扉，把壁爐裏的乾樹枝子點着，他從客室裏走出來時，心情特別愉快而興奮；他走進土屋的另一部分，那裏住着他的全家。女人們還沒有睡，正在談論那位在他們客室裏留宿的危險

的客人。

二

在這同一夜裏，離哈澤·穆拉特宿夜的村莊約十五俄里的瓦茲德文仁斯克前線要塞裏，有三個士兵和一個班長從堡壘裏出來向沙賀吉林斯克峽那邊走去。士兵們都像當時高加索士兵的裝束一樣，穿着短皮大衣，戴着皮帽子，打成捲的軍大衣斜挎在肩上，腳上穿着高過膝蓋的大皮靴。荷槍的士兵們先是順着大路走，走了五百來步，就離開了大路，皮靴踏在乾枯的樹葉上索索地響，向右走了二十步光景，就在一棵折斷了的梧桐樹旁邊停下來，它的黑色樹幹即使在黑暗中也看得見。時候通常是派到這梧桐樹附近的。

士兵們在樹林裏走着的時候，明亮的星星像是沿着樹梢奔跑着，現在它們停住了，在光禿禿的樹枝之間明亮地發光。

『多謝這兒挺乾，』班長潘諾夫說，一邊從肩上取下帶着刺刀的步槍，鏘鏘作響地把它靠在樹身上。三個士兵也同樣地做了。

『本來是有的——丟了，』潘諾夫氣忿忿地咕嚕着，『不是忘了帶來，就是丟在路上了。』

『你找什麼？』一個士兵問道，他的聲音宏亮而愉快。

『煙袋鍋兒，——鬼曉得它丟到哪兒去了！』

『煙袋桿還有嗎？』宏亮的聲音問道。

「煙袋桿，這不是！」

「就在地下抽怎樣？」

「嗯，在哪兒抽？」

「我們馬上就弄好。」

在做斥候的時候抽煙是禁止的，但是斥候幾乎不能算爲斥候了，倒像是前線的哨兵了，他們不過是派來防備山民偷偷地把大砲向前推進並向堡壘射擊，他們以前常常這樣做。因此潘諾夫認爲不必禁止自己抽煙，所以就答應了那個快活的士兵的建議。快活的士兵從口袋裏拿出一把小刀開始挖地。挖好了一個小坑，並且把它弄得光滑了，把煙袋桿放在小坑裏，再往小坑裏放滿了煙草，按緊了它，於是煙袋鍋兒就做成了。劃着火柴，火光一瞬間照亮了那個趴在地上的士兵的顴骨寬大的面孔。煙袋桿吱吱地響起來，潘諾夫嗅到了燃着的煙草的香味。

「弄好了嗎？」他站起來問道。

「當然弄好了。」

「阿福杰也夫真是個能幹的小伙子，小調皮鬼。讓我來試試！」

阿福杰也夫側臥着，讓出地方給潘諾夫，一面由嘴裏吐出煙來。

潘諾夫趴倒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擦煙袋桿，開始抽起來。

過完了煙癮，士兵們就開始閒談。

「聽說連長又拿公家的錢了。大約是賭輸了。」一個士兵用懶洋洋的聲調說。

「他會還的。」潘諾夫說。